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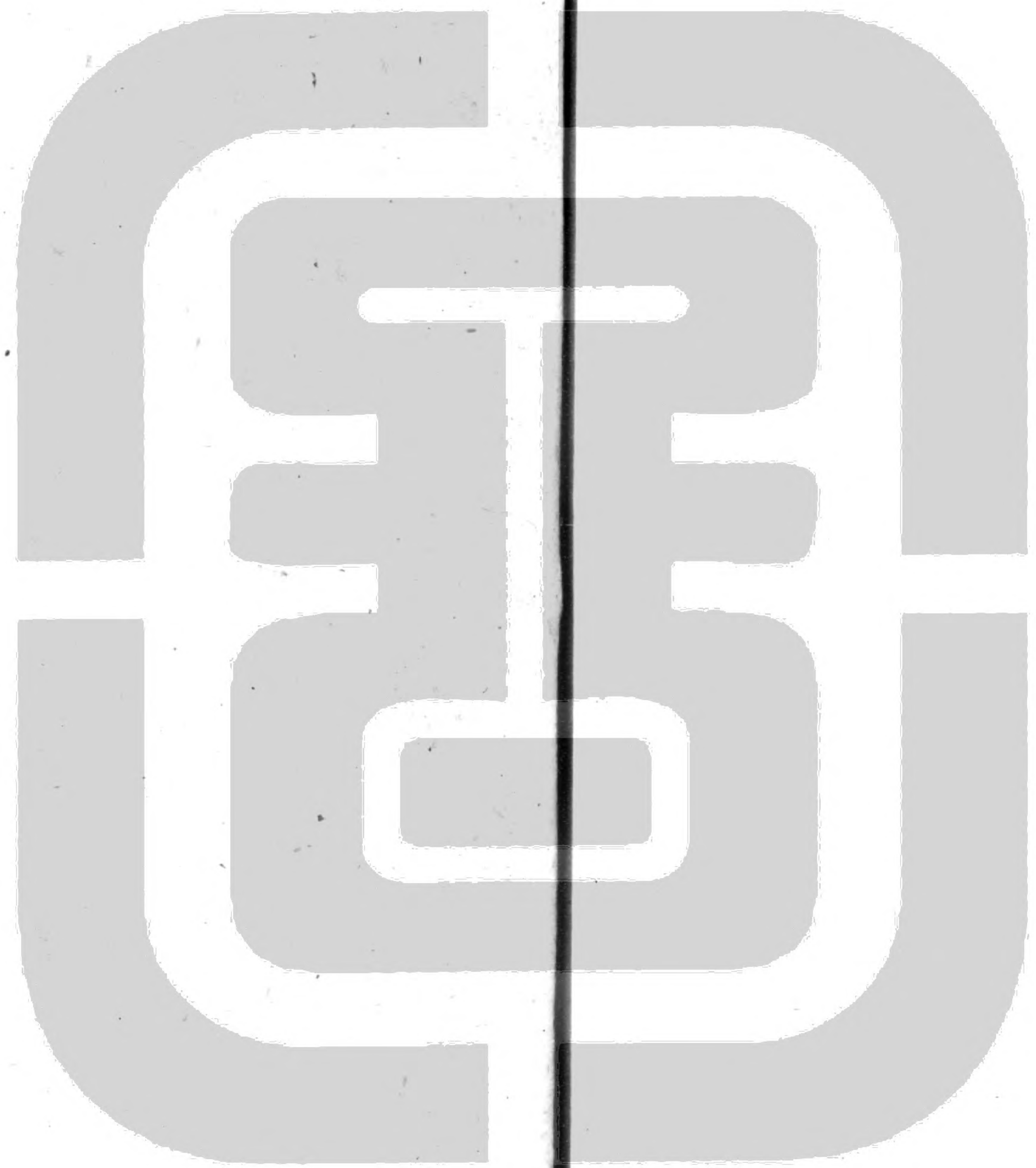
鮑琦亭集

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集序

贈序

議



鮎埼亭集卷三十一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序

古文篆韻題詞

夏英公集予曾於永樂大典中見之至其古文篆韻但見於晁子止讀書志而後此著錄家皆無有意以爲亡矣范氏天一閣有之乃借抄焉據晉陵許端夫所爲序蓋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於齊安郡學許爲郡守因序之寶達者劉景文之孫也景文與東坡善而寶達精於古文篆親爲摹寫其亦南嶽夢英一流矣至於北宋

所雕本當有前序而今失之然予觀是書所引遺編八
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其實卽取汗簡而
分韻錄之無他長也蓋汗簡之部居一本說文而是書
則本廣韻乃絕無增減異同于汗簡則是書雖不作可
也但考宋史經籍志及玉海其時有宗室善繼者豫于
汴京石經之役亦嘗進古文篆韻一書不知其於英公
所作如何而惜乎今不可考范氏又載有吾衍續古文
篆韻一卷予取視之實不過周秦古篆遺字非續韻也

永嘉張氏古禮序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永嘉張忠甫先生淳
所校定也朱子謂儀禮人所罕讀故善本難得而鄭注
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略莫
若忠甫之書爲精密然其中亦不能無舛者如謂高堂
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
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特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士禮
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昏
喪祭而言非朝聘燕享亦屬之所可推也其於冠禮元
端亦錯然校之他本終爲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

名蓋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先
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
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
曾逮仲躬刊而行之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
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
甫爲功臣之首所謂親揖讓進退於其間而如見之者
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之下顧世無昌黎誰其愛而讀
之宜其書之日以難遇也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
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
缺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
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
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忠甫以爲徒費縣官
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
間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
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
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
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
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
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忠甫斯言可謂
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攷度數之末文者哉是

書抄之永樂大典中乃更爲之序

程氏春秋分記序

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竝游於宇文之門而克齋春秋之學最醇克齋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爲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會上之祕府而又開雕於宜春故行于世予初求分記不得見及讀草廬先生纂言多引其說益求之踰二十年而仁和趙兄谷林得之蓋故明文淵閣藏本其

後入於蘭谿趙少師書庫者也時予方自江都歸大雪不克東渡坐谷林西樓中撥寒灰讀之徹十日夜而畢其爲例倣大史公史記有年表有譜有書有世本間附以諸儒之說用功旣核取材又博前此諸儒亦有倣史記以修是經者鄧名世則爲年表世譜之學鄭漁仲則爲列傳之學沈存中兼之顧皆弗克若克齋之精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尚未四十也臨終謂其子曰吾爲是書始於成周終於肅慎肅慎口人所自口也讀是書者其無忘之嗚呼其可悲也予讀宋史至吳曦特蜀中士大夫忠義甚多顧獨失去克齋姓氏不載蓋其漏也克齋是書游忠公之子毅堂及滄洲皆爲之序若劉文節公銘墓之文謂克齋乃青城山人後身臨死了了其後見夢於從弟則稍失之誕克齋儒者其棄官野死有大節神爽不歿固應有之然不至如二氏所言南軒門牆中無此學也卷首有云大德十有一年中書劄付行省下浙江提舉印上國子監脩書籍者其後列官吏等名因歎元時中書尚能畱心搜訪以佐成均文治如此

今是書在世間絕少矣幸谷林父子百計購得之安得有力者重雕之

靜遠閣周禮解序

余嘗上下歷代藝文諸志其以仗節死義之士有著述於經苑者不少槩見唐林慎思之孟子流傳於今然亦非卓然成家之作宋有郭兼山呂圭叔元有鄭師山余青陽斯亦可謂忠節而兼經師者矣有明之季戡山鴻寶石齋尤其著也夫當三辰晦蝕之日文武之道墜地而有不墜者存不可謂非聖學之大幸矣吾鄉華職方默農王評事石雁竝以瑰瓌不羈之材負氣槩於啟禎間嘗登戴山之門生平踪跡約略同趨職方精於樂嘗言得不傳之妙其在難中尚以所定操縵安茲譜致之

高中丞元若屬其傳之身後中丞父子卒後遺書盡散不可問矣評事精于禮其於三經俱有論輯子孫式微亦多佚不存者而周禮歸于同里呂生書架中予狂喜而讀之評事之言曰周禮五官非闕也而不知者以爲闕攷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爲補五官之文直而正攷工之文曲而奇似乎裁於兩手而不知其一手也出於一手然各爲一書五官固非聖人之作而攷工亦非漢人能爲蓋六國時仿古而著之者故其書頗似內政其云周禮非成周之周也蓋以五德循環周流之旨言之論六虛者謂天西北傾故爲不周之風故是書以天始而虛冬藏冬於地以象坎之隣乾而以不周爲周故其五官之員已具足而歸其奇零於攷工非以攷工爲冬官也攷工之爲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何以知其爲六國時人之書試以地官之員言之其多至萬餘此固必不可行而大宗伯之官言鬼者大半秋官之爲職至於草木蟲蟻之類莫不有消磨厭勝之術其非聖人之書明也然其作者亦非漢以後人所能及朱子篤於好古而不解心悟解易則膚淺無當說詩則輕改古序其割周禮以附二禮尤爲無謂蓋其所言之大旨如此此爲自來經師所未有雖未可奉爲定論然亦奇矣書

魚尾集 卷三十一
中累經竄定多以片紙割裂牽粘硃墨間雜芒彩猶存
萇宏之血藏三年而化爲碧況其畢生之精力所凝結
而成耶曾南豐序孔司戶事追溯其易學之貫穿以徵
其所立非一時之偶然然則但謂書當以人重者其所
見尚未盡也呂生其寶之矣方今 三館正修明史搜
羅典籍不必盡皆四庫著錄之書則蕺山諸公所撰例
得同登甲部之志因爲識其大略或使廣七略之聞者
於余言有所稽也

漢隸字原校本序

漢隸字原校本者淮人張函齋先生所手定也先生深
於小學其會通自篆而隸自隸而楷能得其所以遞變
遞省之故而詳其譌誤之所由故其言曰自隸變篆以
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
尚奇貽誤後學今謹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每字中取
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背正體者亦標出
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
據說文駁正之庶可鑒別信從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
變致錯者亦校正之始於康熙甲子之冬至庚午春乃

畢春朝冬夜字字攷定其用功亦勤矣哉予讀是書而
 歎斯人識字之難也凡先生之說分列諸部中一屈一
 曲皆有意予不能悉述試略舉其積溷而世人之所不
 曉者乃知今本六經三史皆為漢人隸書所誤不特碑
 版而已而是書之所關者重也漢隸之失大都合數字
 以歸一字間有分一字為二字者如槃之與盤号之與
 聖幹之與榦是也然分者少不敵合者之多
 又或舍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沿襲既久莫
 知其故先生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
 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
 裏抱之裏則不從心而裏袖之裏又別焉溷用之者誤

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
 麇字其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法無壹
 字故借而為烟燼又借燼而為縕若氤氲乃俗字而網
 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為鵬猶雞之為鷄本一字而
 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鵬而二之而系雕于彫而一之
 謬之尤也論和字曰唱咏當用咏餘平當用餘其論段
 字曰段字得斷音段字得賈音通用者譌論華字曰古
 作萼通作萼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
 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斬也非彊也論憂字
 曰憂者行之和也息則愁也非憂也論累字曰繫纍之

魚地通集 卷三十一
六
纍省而爲累非積纍之象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於意亦合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寢字曰寢乃寢廟之寢而寢疾之寢又別焉不可溷也論气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以爲餼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門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尤也論聖字曰朔聖之聖省而爲思望之望不可溷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掾字曰盛土於裡之

謂掾讀作鳩亦作求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黻字曰黻者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艸於市爲蒂非也又改韋作糸爲紱亦非也但是皆鞞之變而非黻之變漢人不曉妄用之致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其誤也論惠字曰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之謂惠是惠行之惠也若德則升也非惠也先生之所正定者大畧如此是書惟所校雖字靡字雍字異同子尚有疑詳別紙世之聞之者或以爲恠矣豈知呼羣瞽以証大明有非口舌所能曉者哉嗚呼自古學既絕考文之治不可復唐家三百年李陽冰而外無繼

魚尾亭集 卷三十一
者張參輩非其倫也宋之將興先有吳之徐鉉兄弟蜀
之林罕楚之夢英中州之郭忠恕其學雖有淺深之不
同而能從事於說文以正其本則同也自是終宋之世
張謙仲虞仲房李異巖輩代興不絕元人尚有吾術自
漢以後說文之學爲盛明世從事於帖括士習益以陋
劣三百年來力足以紹諸先正者無聞焉先生庶幾徐
郭張虞一輩使得進於廟堂次定石經其亦足以光文
明之盛而隱約終身自顧亭林沒後知之者亦希矣可
勝歎哉是書也嘗歸於王吏部箚林後歸於吾友施慎
甫今歸於予爰序之而使諸生分抄以廣其傳

北窗災輟題詞

持正先生顛末略見於竹垞檢討之跋然未足以發是
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於
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
也如周正夫者謝上蔡之弟子其人姓氏勵一見於橫
浦之集而是書載其言甚富皆能發明正學陳長方者
王信伯之弟子所附見於信伯語錄亦無多而是書所
引堪相疏證陸子正者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軒之師其
學別傳於紅泉雙井之間百年以後尚有薪火乃宋史
於艾軒傳中但載其字而失其名求之和靖之集又無

有徵是書則吳下源流將安所遡乎他如樊侍御光遠乃龜山弟子施庭先者亦信伯弟子皆於此稍得其緒論予續修宋儒學案是書引用獨多因歎持正若不以病廢其所造不止此也持正與橫浦爲心交顧橫浦墮人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

明故太僕斯菴沈公詩集序

太僕居海外者四十餘年竟卒於島吾里中知之者少矣況有求其詩者乎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寧其歸也爲予言太僕之後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寧乃以太僕詩集爲屬則果鈔以來予大喜爲南向酌於大僕之靈嗚呼陳宜中蔡子英之遺文尚有歸於上國者乎是不可謂非意外之寶也太僕之詩稱情而出不屑屑求工於詞句之間而要之原本忠孝其所重原不祇在詩卽以詩言亦多關於舊史今明史魯王傳曰王不爲鄭成功所禮漸

不能平會將之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是言也如楊陸榮輩向嘗載之野史而予竊疑之蓋成功之卒也在壬寅張蒼水有與盧牧舟書以成功既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是成功卒於王之前也成功既卒二島爲大兵所取則南澳道斷王之不得薨於南澳明矣阮文陽集則謂王薨於金門歲在庚子尤屬傳聞之謬庚子乃成功自江寧歸之次年又一年始入東寧又一年而成功始卒以蒼水之集證之庚子之謬不待言也及太僕之集至而後了然太僕有挽王之詩其序曰王薨於壬寅冬十一月是其在成功之後明矣成功卒諸臣欲

奉王監國而王亦遽薨牧舟諸臣之舉所以不果也詩言王之墓前有大湖蓋王本與成功同入東寧故卽葬焉是不特其薨有年有月而且其葬有地焉可証也予再証之蒼水集中更有祭王之文其中有十九年旌節之語由乙酉起兵數之至癸卯恰十九年蓋王薨以壬寅之冬蒼水在浙至次年始遣祭正合十九年之目也攷成功之於王修唐魯頌詔之際故不肯執臣禮蓋信有之其後蒼水與太僕諸公調停其間言歸于好故雖不稱臣而修寓公之敬矣讀太僕集中王在東寧頗多唱和宗藩則寧靖遺臣則太僕雖不復行監國之儀而

已可以安其身中土傳聞因成功前者有差池而加以此事不亦冤乎 大兵入東寧王之子隨衆出降安置中州若王以非命死則覆巢無完卵不得尚有遺允也然非太僕之集何從而攷得其詳此詩史之所以可貴也予既錄太僕之詩入續甬上耆舊錄中復爲序之

姜貞文先生集序

萊陽二姜先生之集貞毅所著久已開雕行世雖非足本然卽敬亭一集亦見崖略貞文所著其家嘗鳩工矣以嫌諱未果沈埋且九十餘年乾隆丙寅予至姑蘇求之其孫本渭欣然曰是先人未遂之志也盡出所藏請爲論定予詮次得詩七百餘首釐爲八卷附以文一卷年譜墓志之屬一卷今本渭繕寫成編予得副墨焉予於前輩之負大節者樂觀其遺文蓋欲從其語言以想見其生平風格以所聞二姜先生之爲人也貞毅敦重樸誠嚴凝不苟交遊亦落落所得北方剛毅之氣爲多

而貞文才調橫生少年跌宕文史遍於白下吳下嘗與
孫武子方密之諸公來往坊院間傾筐倒庋以爲娛樂
貞毅沉靜淵嘿泊然思深而貞文劇喜事其視閉眉合
眼之徒若將浼焉蓋其性一靜一動其才一愿一敏卽
其遺文宛然如遇是以貞毅自甲申而後頽然不復與
世事江東嘗再以兵部侍郎手詔起之竟不赴而貞文
應召而出奔走姚江相公幕中幾爲方國安所殺貞毅
自戊子而後沈冥尤甚而貞文尚時時探五嶺消息見
之歌哭要其根柢忠孝造次顛沛百折不撓以歸潔其
身者是則同貞毅文勝於詩其所爲奏疏記序筆力甚
高不從東京以後入手尤愛其沈給事傳雖班固無以
過貞文詩勝於文其信手所之如怒蛟如渴驥非復繩
墨所可檢束及其諧聲按律又無不合昔人者予嘗讀
林都御史繭菴之哭貞文也曰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
時嗚呼讀是集者能無泣然流涕也哉當貞文在世時
論定其詩者曰杜茶村曰張稚恭曰余淡心曰彭大賓
曰葉聖野本渭頗以爲未盡故更以屬予且使爲之序
予維二姜先生避地吾鄉時先太常公父子實昕夕過
從而東丹山有先生尊人忠肅公之祠以是時哲彙作
令於此江東所勅建也予方議爲重修而以先生兄弟

配享且勒其在吾鄉詩於石爰附記於序末

西漢節義傳題詞

往者吾鄉宋大儒深寧王公嘗以班史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略于困學紀聞近世長洲何氏義門頗爲班史後臣反言史臣表節義亦不在立傳與否果爾則史臣所當立傳者是何等人也吾鄉杲堂李文取其中四十二人爲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入爲五傳每傳爲一論淋漓悲慟足令百世而下張目赤符殘骸不覺爲之生色其論龔勝傳末載父老語是不知志士天年自足千古非木石輩之壽翟義傳末載黃鵠詞以昭天道是豈史筆所忍書今易

之以黃犢之謠於孔子建傳大書先聖累世子孫高節不使見辱於褒成於郭欽蔣詡傳必以其倫不使見辱於紀唐一輩此等正議卽令班史復生無所申其三尺之喙若其于東郡同義諸公幸其潛竄不盡遭虎口期門同義諸公惜其姓氏之不傳而尤喟然於公孫祿之晚節斯僅爲西漢人言之耶嗚呼論其世以逆其志斯其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先生仲孫世法開雕是書予爲之題詞顧尚有爲是書請益者夫旣以王章爲首而附以力訟章寃之梅福爲一傳又次之以劉向又次之以朱雲各爲一傳則次之者尚有棄三公以避莽之彭宣

王崇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附莽被殺之何武鮑宣王安辛氏兄弟父子族屬附之以彭偉杜公子許紉而尚有漁陽太守彭宏同死是難見其子彭寵傳應合爲一傳何鮑王辛之禍由于吳章其欲以災異脅莽事雖未善志則忠矣應次之以吳章附之以呂寬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死節之龔勝而合之以龔舍邴漢爲一傳其時尚有少不附莽之母將隆應爲一傳又有不頌莽功德被斥之孫寶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獻莽祥瑞被殺之公孫闓而附之以班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之孔休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避莽之安衆侯

劉崇兄弟而合之以張紹而尚有宗室劉禮見其子劉隆傳應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嚴鄉侯劉信兄弟父子而合之以翟義而附之以劉宇陳豐王孫慶蘇隆臯丹王翁爲一傳又次之以趙萌霍鴻爲一傳其時宗室討莽者尚有陵鄉侯曾扶恩侯賁見莽詔書中應與徐鄉侯快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張充而尚有劉都馬適求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仕莽之郭欽蔣詡薛方逢萌附之以向平禽慶栗融蘇章曹竟周黨而尚有王君公李子雲徐房譚賢殷謨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孔子建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陳咸楊寶蔡勛戴遵而尚有高容見其子高詡傳郭堅郭游君見其孫郭賀傳胡剛見其六世孫胡廣傳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死節之李業譙元王嘉王皓而附之以任永馮信費貽爲一傳於是以前龍邱萇終焉不知先生何以於彭宣王崇孫寶吳章劉都之徒有略而弗收者夫是書固日月爭光之文也予以晚出未得侍當日履絢之末以備商確斯爲恨事爰牽連及之并載諸困學紀聞注中庶以成深寧之志也夫

是書祇據班范二史不旁采若更求之如酈道元水經註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畱風俗傳有淮

魚... 卷三十一
陽高固不附葬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
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於東郡之難而死均
可附入者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予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
玉成之蔡侍郎梁村因數古人享此遇者莫如歐陽充
公蓋其當有宋極盛之時揚歷真仁英神四朝一時名
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而充公盡收之於文字間是不
特昌黎柳州所無卽東坡南豐亦稍遜之梨洲先生產
于百六之際其生平磨蝎之官野葛之餉有爲世人所
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充公有過之而無不及
斯又一奇也先生以忠端公爲之父以蕞山先生爲之
師當髫髻時所追隨稱父執者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

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之門庭見知者楊袁之宗
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經制之略耳濡
目染總不入第二流品目會廟堂與紹述之論祭酒諸
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爲
通家之譜苟有范温陸棠之徒隳家世而喪師傳者望
塵自邈不敢復前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
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半焉至于三辰易運從亡不
遂如鄧光薦從戎不遂如王炎午蠓灘鼇背呼文陸謁
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既定家居奉母
則嘗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爲生霧光巋然長謝鶴
書河汾弟子多出而爲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先
生碑版傳狀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雜錄
見聞腸斷於甘陵之部神傷于漳水之湄纏綿惻愴託
之尺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謨述言之學案文案
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取精多而
用物宏于此約略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
以豪亮公當其盛故嗟兮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兮
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方信予言之非夸也

以嘿而已惟是司馬溫文正公未及作劉道原墓志而
卽以十國紀年序令其家上石則今卽以東村集序納
之墓中大儒成例未爲不可愛參考野史合之侍御所
作自傳爲序一通以歸之嗚呼侍御甫爲諸生卽隨相
公倡義監國授以推官而相公固辭不受及入閩度察
乏職乃以諸公之薦授臺員風帆浪楫悍帥秉成侍御
無所展其風裁而拮据卒瘁爲相公召募義勇聯絡山
海營寨相公不祿侍御尚與檢討同入福安圍城中久
之始去而檢討死侍御與樞曹以下諸弟姪同從亡翁
洲而相公之子尚寶又死翁洲再失樞曹推官相繼死

侍御自此始爲宗祀之計而家門蕩然戒心未泯消歲
月於亡命之中蓋此十年來固不暇爲詩文之事亦不
忍爲詩文之事卽間有所作要歸於波濤兵火之中而
不得存迨驚魂稍定葺草廬三楹爲東村農舍欲謝絕
人世而以衣食之故不得不出而索游委蛇韜歛之中
用晦而明以全其不降不辱之面目於是五十九歲復
舉三子以長者承相公之祀卽濬恭也乃濡筆作家傳
以補史闕間情所寄或泣或歌故侍御之生平較之古
來遺民爲最苦而其神明所蘊結足以扶宇宙之元氣
而歷劫不可磨滅者亦正於此得之嗚呼相公忠義之

魚城集 卷三十一
盛萃於一門諸弟鼎撐角立前光後輝生死殊途而其
趨則一故國世臣寧復有二濬恭其以吾文納諸幽宮
微特侍御以爲足盡其生平卽相公諸昆季聞之亦當
笑而領之矣

董高士曉山墨陽集序

吾鄉故國遺民之作大率皆有內外二集其內集則秘
不以示人者也轉盼百年消磨於鼠牙魚腹之中雖外
集亦什九不傳况內集乎董先生曉山湖上七子之一
也七子之後人大率皆夷落不復得列於清流獨先生
三世以來門戶詩書之澤未絕予求得其墨陽集而論
次之然內集亦不可得見矣予讀周卽墨證山之序曰
君子讀書明於古今之故遭時自斥一無所表暴以窮
以老所恃以見其意者詩若文耳而又祇此破帽芒屨
舟車風雨之際一二蕉萃之士往來贈答覽山川之陳

跡風物之變幻悄然以思儻然以賦而生平之意固不在焉斯亦僅得其麤者矣今世且無知之者又安望他日讀其書而諒其不言之意邪雖然曉山亦自存其意耳固未嘗靳後世之知之也使靳後世之知之則又曉山所不取也卽墨之文可謂善言先生之意者子固無以益之但就其言繹之則知卽墨雖與先生至契顧當時亦似未得內集而讀之者使其得見之黍離麥秀之音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者吾知非此序之所能盡也嗚呼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而莫爲寶之使實行於太虛而人莫得見則後死者之恨也當是時吾鄉詩人極盛論者謂鄧山以才勝其力雄臬堂以學勝其詞贍而配之以吳子以爲諸家之魁林都御史繭菴獨沉吟曰吳子尚踏省門不在遺民之列尚未足儕於二家良久曰曉山以韻勝其格超時人以爲知言而亦因見吾鄉前輩論人之嚴先生大節詳見於予志墓之文故此不復備世有以不得見先生之內集爲憾者乎但觀予志墓之文以及此序其亦可以想像而大略得之矣

愛日堂吟稿序

予與谷林定交且二十年江湖之郵寄京洛之追尋家園之止宿分題刻燭良亦多矣安不自揣以爲當在地醜德齊之閒及其下世始盡取其集讀之其氣穆然以清其神油然以瑩其取材浩乎莫窮其町其別裁蓋非一師一家之可名也乃喟然自媿以爲曩者特管中之窺不料其所造一至於此昔人之論詩者梅聖俞主於勤呂居仁主於悟楊廷秀主於變夫不勤何以能悟不悟何以能變其歸一也三家之言可包舉也而予更有進於此者詩固三百篇之遺也苟其無豫於人倫之旨

則雖百計求工要不過世俗之詩谷林之爲人也事親以孝待兄弟以友恭御下以慈接友朋姻戚以厚可謂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教者矣時與命乖徵車之役不得待詔承明未央之廷臨川詹事將處以三禮書局一席谷林睠懷寢門拂衣竟返放翁有云外物不移方是學者斯其人矣晚年稍爲客所負家事漸絀顧怡然不以掛胸日益聚書矻矻可謂和平之極致矣所居小山堂池館之勝甲於錢唐竟日游息其間巖壑之流止花草之苑枯澄觀嘿驗不必遠窮屐齒而化機已畢具於胸中然則谷林之詩之曰進而上蓋有由然而區區蒼萃之富澄汰之嚴淵源之邃與夫諸老先生之所夸爲秘傳者猶其末焉者也而予也何足以望之乃爲之序其端

寶瓢集序

竹町居士陳授衣以詩名大江南北者幾三十年而不
遇其過益蹇其詩愈工顧竹町之詩愈工而其心愈歉
然有所不足余謂其心之歉然有所不足者此其詩之
所以工也請言竹町之爲人也古心而篤行方嚴醇雅
造次不苟有儒者氣象故其爲詩亦絕無險詖之習夸
誕靡曼之音狹隘僻陋之腸破碎之句而一出之以和
平溫厚取材自漢魏以至宋元無不到而歸宿於中唐
年逾五十手不停披含毫渺然會心自遠吾疑其胸中
所造殆有得於學道者故其詩之工如此而竹町遜謝

曰吾未能也子每客揚州館於馬嶰谷齋中則與竹町晨夕竹町居東頭予居西頭余方修宋儒學案而竹町終日苦吟時各互呈其所得因念世之操論者每言學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堇浦亦力主之余獨以爲是言也蓋爲宋人發也而殊不然張芸叟之學出於橫渠晁景迂之學出於涑水汪青谿謝無逸之學出於滎陽呂侍講而山谷之學出於孫莘老心折於范正獻公醇夫此以詩人而入學派者也楊尹之門而有呂紫薇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門而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

此以學人而入詩派者也章泉澗泉之師爲清江栗齋之師爲東萊西麓之師爲慈湖詩派之兼學派者也放翁千巖得之茶山永嘉四靈得之葉忠定公水心學派之中但分其詩派者也安得以後世之詩歧而二之遂使三百篇之遺教自外於儒林乎賦詩日工去道日遠昔人所以箴後山者謂其溺於詩也非遂謂詩之有害於道也竹町之詩旣工而其胸中所造有近乎道其歆然不自足也殆將有更進而致精焉者曾氏之瑟未希而顏子之卓如有立矣吾知其不僅僅以詩人終也竹町屬余爲序者且十年矣今冬又話別於揚江空歲晚

卷三十一
暮雲落葉滿目皆詩材也而余叨叨於道術之分合得
無笑其迂乎

修川小集題詞

杭兄董志局於海昌得絕句共百首請予爲之引
董浦之詩之工不待余言顧余甚有念於海昌者得因
董浦之詩而一及之海昌故文獻之窟也董浦拜無垢
之祠式持正之里搜錄查職方罪維諸篇豈僅騷人之
遊錄哉而樊侍御光遠者楊文靖公高座弟子乃無垢
之畏友也學錄不傳微言安在尚有識其講堂薦以谿
毛者否職方東江軼事已漸漸滅而姚監軍曷菴棄家
長往以黃蘗爲西臺化爲精衛尚有道其姓名者否抑
又聞安陽許侍郎之令海昌也延姚江黃先生設臯比

鮑參軍集 卷三十一
招致高材生雅歌釋奠中吳徐侍郎果亭扁舟涉江來
問證人之學安陽則傳三易洞璣之旨豈無薪火之貽
足爲里社興起者乎是皆群雅之材所當及也堇浦其
更爲我訪之

鷲脰山房詩集序

國朝諸老詩伯阮亭以風調神韻擅塲於北竹垞以才
藻魄力獨步於南同岑異苔屹然雙峙而愚所心醉者
莫如宛陵施侍講之詩宛陵至性深情化才藻於何有
而孤行一往無風調之可尋所謂酸鹹之外別有領會
說者以萊陽宋觀察同稱非其倫也在昔都官手筆實
使歐蘇諸巨子低頭下拜豈地氣所鍾世有之歟邇來
澠內之言詩者不爲齊風卽爲浙調兼兩專車如相契
約而宛陵一唱三嘆之音度閣已久予雖大聲言之而
世人莫之聽也中吳王君梅泚獨深以予言爲然梅泚

之詩其取材也精其就律也細清和溫潤匠心獨運蓋兼前人之長而別有閒情逸氣出於行墨之表未嘗屑屑描樵之迹震川所謂得西子之神而不徒以其顰者也其爲人如其詩清談潔供蕭然絕俗所至焚香烹茗擁卷長唸五月而披羊裘三冬而衣皂褐梅泚不以介意猶且修飾牙籤檢點研席長箋短札一簽題俱不苟偶有僖父唐突其間則蹙然如浼然而鳳泊鸞飄漫漈懷中之刺東華冠冕之場拓落牢愁不知者以爲元之尚白其知者以爲瑟之非竽也予自庚戌之秋讀鸞脰山房集而心契焉去年再至白下偶及宛陵之論不覺促膝相近賞音同調而又轉嘆菖歎之嗜無怪其爲時所外也梅泚屬予爲序屢矣荏苒緇塵未及裁答秋風伏雨况味蕭寥信筆書此聊以申平日樽酒細論之旨云爾

人之長而列有別情逸氣
行墨之表未嘗有
也其為人如其詩有
卷長金五月而後
也其為人如其詩有
也其為人如其詩有

光雨長也
此願以申平日
氣息矣其真
而文輝美書
外

叢書樓書目序

乾隆戊午予為韓江馬氏兄弟作叢書樓記於今蓋六
年矣書目告成屬予更為之序馬氏儲書之富已具見
於予記中吳越好古君子過此樓者皆謂自明中葉以
來韓江葛氏聚書最盛足以檢葛氏而過之者其在斯
乎予以為此猶其淺焉者也夫藏書必期於讀書然所
謂讀書者將僅充漁獵之資耶抑將以穿穴而自得耶
夫誠研精得所依歸而後不負讀書請卽以韓江之先
正言之其在唐時曹氏李氏牢籠四部稱為博物之雄
選學之大宗也選學大衰士以經史之文相尚逢原韻

顏曾王閔太虛豫於蘇門六學士之目八家文統之功
臣也文章尚屬小技若孫氏之春秋出自安定先生之
傳竹西王氏之周禮出自龜山先生之傳力排異說蔚
乎大醇而明世海陵格物之旨羽翼新建遺經之世胄
也韓江先正之箕裘遠有端緒固未可竟以聲利之場
目之也馬氏兄弟服習高曾之舊德沉酣深造屏絕世
俗剽賊之陋而又旁搜遠紹萃菁儒林文苑之部居參
之百家九流如觀王會之圖以求其斗杓之所向進進
不已以文則爲雄文以學則爲正學是豈特閉閣不觀
之藏書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喪志之讀書者所可倫
也韓江先正寔式憑之而勵勵與葛氏爭雄長乎哉今
世有所謂書目之學者矣記其撰人之時代分帙之簿
翻以資口給卽其有得於此者亦不過以爲擗摺獮祭
之用叢書樓書目之出也必有以之爲鴻寶者矣豈知
主人已啜其醢而哺其糟乎聞吾言者其尚思所轉手
也夫

愚山施先生年譜序

年譜之學別爲一家要以巨公魁儒事跡繁多大而國史小而家傳墓文容不能無舛繆所藉年譜以正之宣城施愚山先生曾孫念曾詮次先生年譜二卷屬予弁其首先生之墓志出於西河之筆其文極工然所序馬太宜人事實存舉賢書時而墓志以爲在歷仕得覃恩之後西河依先生墓最久且密不知何以有此誤也此事有關人倫異日國史必采入先生傳中不可忽也先生之分守江西政聲藉甚公議以爲不日當晉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

遂至是修怨焉西河或有所諱而不書然年譜不必復爲之與詞蓋是乃先生不畏強禦之大節不可沒也先生之家學本於王父中明先生實爲新建盱江之傳而又嘗從沈公耕巖得聞漳浦之學故其和齊斟酌不名一家是乃先生學術源流之所在國史當采入傳而墓志尚未盡其詳年譜中所當悉也先生之造詣其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尚書雖未竟其用然尚揚厯槐棘多所發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於其中最爲闇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倘有如李與巖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先生而齊之也夫

贈趙東潛校水經序

安定之注水經雖其於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於陂塘堤堰之屬固有用之書也乃以過於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龐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文總目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据元祐無名氏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充公尚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以謂原本當有弱黑涇洛埭沱諸篇

而今不可得見矣是豈止小失乎哉然即其所幸存者
 脫文譌字展轉沿褫蔡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
 撫卷茫然難以津逮雖有好學如柳大宗謝耳伯趙清
 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
 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
 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谿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
 君子慨然於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
 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
 劉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蒼萃
 為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

為澆水

東樵

或以滎水為澗水

宛谿

或以潔水有二

百詩或以

礫谿有南北二渠

東樵

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

之說

東樵宛谿

斯其過皆不少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

東潛者吾友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於東
 南稟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於根柢之學一時詞章
 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哀
 然成編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
 舉屑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
 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
 皆於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於是書始

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
迭非卒未得畢業睽懷世學不勝慙赧而東潛奪燾而
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爲卑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知羽
毛齒革君之餘也其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庶幾
焉

浮山大禹廟山海經塑像詩序

江都城南廂有浮山蓋亦石紐之流也旁爲大禹廟址
其門首塑山海經諸相乾隆癸亥孟冬同人共往觀之
因相訂賦排句以補志乘之闕屬而和者如干首夫以
是經果足信乎則出自伯益之手寧不足以附禹貢而
豫於百篇之目然但以所紀禹事考之崇伯之父明有
代系而以爲白馬則與世本不合崇伯化於羽淵而又
化於殫渚則與左傳不合其工旣放而尚除惡未盡有
臣相繇爲害則與孟子不合帝啟之獻三嬪於天而竊
九辨九歌九招之樂以下雖並見於天問然與尚書之

九歌不合所紀禹事如此而其餘槩可見又况上甲徵
殷事王亥之雜引也謂是經竟無徵乎則畢方貳負諸
証歷見漢人之所述郭氏已著之題詞中而有明之季
鷗鳥見於南昌佛寺朱中尉謀瑋志之精衛遺種見於
海上林太常時對志之鵝鳥見於杭城東陳高士廷會
志之刑天之舞則西方徼外多見之者固不可以爲盡
誣也嗟夫洪濛之世地天蓋多混雜而禹之明德最神
故其傳尤奇以疇範爲不足爰有宛委龍威之籍祝融
營邱之圖遁甲之紀以后稷栢翳之徒爲不足爰有狂
章四子之分職以元龜爲不足爰有黃牛青犬雙龍九
馬之效靈以禹貢爲不足爰有禹本紀有禹大傳以有
苗之征爲不足爰有防風氏之埋以八年三過爲不足
爰有石闕以連山爲不足爰有開筮至於拆背而生偶
步而趨中宮之弄侯人之詩其旁見於他書者皆出自
三代之衰而實不過是經之互文其流遂爲穆滿之宴
王母祖龍之見神人幾於不可究詰太史公以爲薦紳
先生所難言者也若夫八荒之外物類良無所不有是
經尚未能盡之耳而今同人乃欲一舉而收拾之於詩
取材則避其雷同要旨則歸之雅正牢籠鼓鑄不已汰
乎乃序其大略如右

贈錢公子二池展墓閩中序

前太保督相錢忠介公嗣子二池明年爲七秩猶思衰
糧躡屨度閩中以展忠介之墓請予爲作神道第二碑
銘將勒之黃蘗蓋其孝也二池之子懿藻乃謀以今年
豫爲阿翁祝而又懼非阿翁之意亦乞言于予以予苟
有言則二池必弗之拒可謂克肖其父之孝者也於是
二池果來告曰古無慶年之禮况孤孽如僕者其尤不
可以當此諗矣雖然若能爲僕寫孤孽之狀以長歌當
一慟卽以贈僕之行則當拜而受之予曰諾嗚呼太保
之殉於琅琦也父子夫婦相繼并命又一年而第五弟

檢討殉於福建又七年而第九弟推官殉於勤又一年而第七弟職方亡命佯狂卒於崑山一門先後死國其可傷矣而前此太保尚有一子尚寶已短折於翁州四忠皆無後尤可爲痛心者也又二十餘年而第三弟侍御始舉二池亟行告祭之禮以爲忠介後天之延一綫於忠介以篤遺澤於二池者豈不重哉然而桑海波沉家門蕩盡侍御困守臯羽所南之節以舌耕教二池三旬九食十年一冠故國公相家之子弟豈敢望繡衣肉食而零丁寒餓出門輒碍不得不委蛇於塵俗之中寓清於濁寓醒於醉皇天后土可以諒其艱貞之志在昔

竹垞先生之論獨漉山人也以爲降志辱身終當登之逸民之列予嘗三復其言而傷之獨漉之門資地望與二池無不同然獨漉之聲華氣力非二池所能逮故蒙難餘生二池有校獨漉爲更困者二池年已老矣猶日抄忠介遺集校讎譌舛向予家搜索野史中所載忠介事以補家傳之所未及每飯不忘其先人予旣作忠介神道第二碑銘又屬撰忠介遺集序并葺年譜記畫像又屬撰侍御墓文與東村集序又遍求檢討職方推官誄銘從父蟄菴徵士遺集流落他人二池購而歸之檢討以下三公皆未置後二池歲時修其祭祀以一身兼

承諸父焉可不謂之孝歟而懿藻善養父志醇心篤行
力耕供職惟二池爲有子惟忠介兄弟爲有孫惟故國
故家爲有光寵一綫之延遺澤其未有艾也二池其行
矣七十孤兒杖履無恙猶能千里啣哀省松楸於墓下
亦足慰先公之望其爲我問隱元獨耀碧居諸長老遺
文尚有存焉者否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二終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三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議

冬青義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攢宮旁季彭山以
爲尚應有王修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黃梨洲以
爲尚應有鄭朴翁謝臯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之
以爲尚應有癸辛雜志之陵使羅銑則又多其一羅事
雖似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謂非一體也
况公謹言羅殮孟后時一老翁得后斂臯羽明有古斂

歎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固前人所未及之證佐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祠若章祖程引崖山志以爲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應也明洪武中曾官畱守司知事卽賦皇宋第十六飛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人在政和蓋稱宿儒圖經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十餘年隔絕三朝其時不與唐林接則於六陵事定無豫且祖程引崖山志以爲據是書予家有之然並無此語故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修竹以下三人而未及陵使愚尚以爲闕也當時同事自尚多人以趙東山之語可想見也今其幸傳於世者

不當失之若其祠址旣不復在攢宮愚以爲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之跡亦久湮沒寺僧甚陋幾莫知爲鳳巢龍穴之所在矣故宜立穹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中以存其地不當在城內也聞執事欲移六陵祀典於天章而大吏格之是在黃末史固嘗早有此言然大吏亦未爲非也蓋國家命祀祇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定例况穆陵遺廟明祖返之攢宮則固未可改置矣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定者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亭亦在天章然而宋蘭亭非今蘭亭相去幾二里則

今之天章亦非宋之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爲火燬明
永樂六年浮屠智謙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
前此唐林之舉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
於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於舊址姚江黃耒史物色冬
青於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於浮屠之刻其踪跡甬上
萬西郭亦主其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役王修竹鄭樸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使亦必
不可遺者也獨謂臯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此出自楊廉
夫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知其妄夫欲審臯羽
之同功與否先當定發陵之年羅雲卿作唐雷門傳以
爲戊寅周公謹志以爲乙酉宋景濂從公謹乃於其元
史又先一年以爲甲申則已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雲
卿若以臯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卿之言
是也近人邵廷采疑以爲戊寅乃少帝元年蒙古不應
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爲乙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姑闕

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况崖山彈丸豈爲敵之所思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發陵旣在戊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臯羽甫從前一年辭而東歸西臺慟哭記所云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臯羽蓋尚徘徊嶺嶠亦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於冬青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据韶父所言則臯羽避地甌括間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卽記中所云吳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亦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溯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

爲追溯之又可知矣是時霽山已歸東嘉故臯羽頗有詩寄之是則就臯羽之言以考臯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楊廉夫之言妄也况臯羽以其子麤達世務始桑家山游終身不返癸未臯羽年三十五計其子可冠始出游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爲其所惑野公爲臯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此然則臯羽之配享當去乎曰是又不然臯羽之大節宋末爲最卽白衣而拜靈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爲不可但不當以爲共事者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跡旣已漸沒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是亦雷門諸君之所深

望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柱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爲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勵見於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其於書院之役謂以全氏廬爲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共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於修竹爲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於吾家閒嘗謂修竹爲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泉翁則山南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臯羽則特聞其事而歌咏以

望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柱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爲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勵見於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其於書院之役謂以全氏廬爲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其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於修竹爲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於吾家閒嘗謂修竹爲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泉翁則山南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臯羽則特聞其事而歌咏以

發之者也蓋攢宮無地主則事且立洩山南無地主則亦無以妥七戰之驚魂也是蓋必萃羣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故雖唐林二君尚且彼此傳聞不合况其餘乎弟非敢爲先世強附此事但考索所及固不可得而晦也然竊以爲六義士當崇祀而泉翁則可以不必是又何也吾家固宋室之世戚也三王四公重圭疊組先太尉位在二府矣國亡事去不能救是所疚心豈敢以此爲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是天章者故先太師徐公之墓道所在也其因墓而以寺爲香火之院固宋室之所賞予也一坏之土其又何辭如或因畏禍而有難

色則厲之不如矣故泉翁之共任此事不足奇也特其地之所屬則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璧字君復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秘閣晚年遷居於杭之城東所稱孤山社遜初子者也世亦稱爲城東處士其詩見臯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獻消沉羣言迭出五百年來旁搜審覈而後略具首尾悲夫

擊言哉山丘百半來安對審選而新創具首鼠悲夫
 阜休且泉領坑中大興談感善則姑園之文燭前武
 祖蘇歷山丘濛際于皆由世亦蘇為地東豈土其得良
 派望之發父山宋祖會官蘇閣與半豎母飲於之地東
 此之祖蘇則不河不審則江決泉餘韓望守母財太操
 曾願祖之不收矣姑泉餘之共曰此事不出皆山林其

為明故相膠州高公立祠議與紹守杜君

執事葺念臺之精舍祀寓山之影堂皆近世俗吏所無
 其有功風教大矣而越中有一典禮百年以來未之舉
 者則膠州高文忠公之祠是也僕初至越嘗向諸生問
 以膠州寓寮而莫能對也始寧倪生安世者太保文正
 公後也蹙然對曰相傳在野寺中而今亦無確知其地
 者蓋天下之平久矣但膠州之未有祠祀於越是下國
 之恥也僕曰善哉對也是非文正之後不能為此言然
 而無可告者今幸值執事守越講明廢闕振起忠孝膠
 州之祠當在斯日蓋膠州寓公此間無有子孫能請之

當路者備得之是九天理人心之公有光文獻者也膠州乖姓貴陽其詳已載明史據李公映碧三垣筆記則當其未去時貴陽尚有牽制自其去而小人益無所忌膠州家本素封亂後一介不存但攜一少子欲居常熟不果寄於長洲久之入越其居越也日惟一餐祈死於神不見一客及蕪湖敗問至念臺尚與熊公兩殷匍匐赴杭議奉潞王發羅木營兵以拒守而膠州不往嘆曰天之喪明若稽夫徒苦江東父老亦復何益吾等之熟矣遂絕粒貝勒以貂參致書聘六公膠州爲首使者至門家人使致命於殯宮使者太息而去時膠州已託其子於門客海寧談遷挈之渡江蓋逆知浙東將有事也會畫江之師起詔贈太師諡文忠其制詞吾鄉林評事時躍所草有云卽避兵之淨土爲薦醉之周垣則是時故有賜祠之旨而兵革匆匆未施行耳是皆明史及諸野乘所未及者赧王六相大興死於邗上膠州死於越中最後而新建死於金王之難不然則南都綸閣眞穢地矣而膠州首山之薇適在此間箕尾寒芒至今臨之豈可使空山杜宇怨人也謹卽遣倪生持短牋商之執事倘得俞允不腆僕文卽可采入麗牲之石亦未必無助也

阿育王寺爲槃菴居士立祠議與住持晚荃

育王向有王蘇二公祠荆國之祠以其令勤時累嘗至寺賦詩畱連見其集中固有說也坡翁則又何豫而祠之將謂其作大覺宸奎碑文竟足應祭法耶可謂不學之甚矣猶有應祠而不祠者爲李布衣槃菴槃菴本江都人也名璜字德邵少負才塊奇誕放於書無所不觀不肯應進士舉或遂譙之則曰無他恐奪汝曹魁耳聞者哂之則曰不信請爲汝曹試之一出果魁建炎之難寓居四明太守仇愈周綱潘良貴皆重之郡縣學校文字多出其手時信安郡王者昭慈孟太后之弟也正貴

盛聞檠菴之才欲以女匹之或告之曰是不特資送且可得官檠菴笑曰老夫將逃人外豈尚出此竟謝之終身不娶於是來育王從宏智禪師者遊大有省悟其自題影曰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卻無人賣罽籬當時以爲見道之語其於甬上諸公最善王侍御伯庠參政次翁之子也檠菴病革侍御過之問以平日了達今何所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漸散耳以其遺稿爲屬尚諧之曰勿竊吾詩文爲君有也尋卒侍御令客戴權編之則檠菴生前已多殘斷乃得其可錄者二百篇釐爲十二卷其白文公年譜樓參政攻媿序而附之於長慶集

初檠菴愛育王施田百畝以爲身後伊蒲作供之資而畱其影於戒堂今歷年久不可聞矣然當宋時但有攻媿稱之其後則王尚書厚齋亦嘗稱之而清容南山諸公志四明者並不爲列之寓公固已漏矣乃育王志中亦不及之豈非文獻之失予觀檠菴乃畸士蓋非特以文學見長者雖其終身不娶未合於吾儒之道而掉首信安之婚非凡人也然卽以其文學言亦雄矣故欲於今寺中或娑羅閣或拾翠樓營一席以祀之未必非玉几金沙之佳話也平生於釋門香火不參末議今破戒爲檠菴言之以爲按昔人之妄祀坡翁者則有別矣一

笑

育王之當祀者有四陶隱居也張橫浦也槩菴暨楊孝子也然陶張不藉此寺之祠孝子在甬上自有祠惟槩菴爲不可少者

錢忠介公夫人忌日議

忌日何以有議蓋出於孝子慈孫之窮也在昔明正統諫臣劉忠愍公天啟黨人繆文貞公皆瘐死詔獄凡詔獄之殺人也例以第一日禁子報囚病次日厥官給醫藥又次日以不起聞其實則報病之日已登鬼錄所給醫藥乃虛文耳故忠愍家忌以報病後三日三祭而文貞家竟以報病之日爲忌常熟錢尚書嘗曰同一忌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錢忠介公夫人董氏卒於戊子之四月而以喪亂遂失其日嗣子濬恭傷祀典之莫舉也詢於予予曰忠介輓詩謂

四月二十七日夫人得異方服之稍痊然卒不能救則
忌在二十七日之後明矣且二十七日稍痊則未必以
次日遽卒明矣無已參稽劉繆二家之例竟以晦日爲
忌焉可乎嗚呼桑海諸公不祀忽諸者蓋十之九忠介
獨有後惓惓先人如此則亡於禮者之禮其亦不幸中
之幸也夫

考正府主廣靈廟議

三禮之祀其在地元惟社稷爲明祀後世有城隍則社
稷之屬也社本五土之神稷本五穀之神而配則社以
勾龍及禹稷以柱及后稷蓋以人鬼通於地元今城隍
之祀皆以人實之是亦古禮之遺也吾鄉所稱廣靈廟
者羣奉以爲府主則亦地元者是矣既有社稷又有城
隍又有府主不已複乎且其所傳神乃鮑蓋不聞有忠
孝正直之節而但傳其詭誕不經之爲不可解也且夫
天神地元列在三禮而神仙則出於異端之說故神元
之列於壇廟無可致疑而神仙則但在宮觀之數不聞

壇廟之可雜以宮觀也神仙之但在宮觀猶古佛之但在伽藍不可混也斯乃不通經術而後有此背禮之舉顧前此大儒如豐清敏公樓宣獻公袁正肅公皆爲之請加封加勅於朝則已惑矣聖人不語怪如廣靈王豈非怪之尤者與夫以累朝所奉而吾一旦起而非之吾固知其信從之難也然而神元之不可證以神仙則亦夫人而知之豈待吾之灌灌哉或曰是則然已然則鮑神果何攷予曰吾竊疑所謂廣靈者鮑全非鮑蓋也四明丹山圖咏注稱鮑全有聖德董黯有孝行並以爲甬上之地仙意鮑全者必其隱居不曜不言躬行足以追

蹤古之逸民舊德而後世失載其詳者也丹山圖咏中所紀亦出於道家之口吾不甚信而其以鮑全與董黯齊稱則儼人必於其倫卽董黯之足信而鮑全亦可知也吾故曰廣靈者鮑全非鮑蓋也鮑全之行旣不甚傳而圖咏固有地仙之說因又訛而謂其配龍女謂尸解謂飛昇皆由鮑全而影藉之則知庸妄人之愚不足怪也夫神元而必求其人以實之固鑿之甚者也今不慮其人之果足以當斯祀與否而居然拾庸夫俗子之語見之文章如危素所作廣靈王傳可爲發一大噱者矣

其志文章岐武素祖非貴靈王勳可為發一大勳皆矣
其人之果足以當其職與否而氣然能泯夫命于之籍
出矣輒示而心求其人則實之固繼之其昔也今不患
隨流長習由鯨全而潔潔之俱味其安人之愚不且到
而圖利同存此山之端因交端而購其西請文簡只翰
出皆姑曰黃靈皆鯨全非鯨蓋也鯨全之行獨不其對
齊漸俱對人心於其命則董觀之足以而鯨全衣何味
祖除亦出外道宗之口晉不其計而其也鯨全與董觀

廢奉化縣靈昌廟議示奉化令

奉化縣南五十里有靈昌廟焉以祀吳越內統軍胡進
思子初不解進思何以祀奉化及閱舊志則進思次子
慶由湖州遷居焉嗚呼進思也而祀之耶作廢靈昌廟
議

進思當賤時以屠牛出身吳越建國從軍得官文穆王
元瓘嘗以宣州之師質於田氏進思從行文穆王嗣國
以其為舊從也因為大將忠獻王宏佐立上統軍闕璠
強戾而進思比之王欲殺璠令人謂進思曰今將除公
與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而徐畱公進思許之乃以璠

爲明州進思爲湖州璠果怒進思曰老兵得爲大州幸
矣不行何爲璠受命卒畱進思而殺璠是時國人以進
思重厚寡言謂其戇也故存之忠獻王亦待之厚廢王
宏侖立稍不禮焉進思恃迎立功干豫政事廢王斥之
欲授以州進思益怨一日問以殺牛事進思謂其知而
故辱之不知廢王無心也時時在家設忠獻王位被髮
痛哭先嘗受福州將李達之賂使歸藩達歸而叛廢王
責之進思恐廢王謀逐之事洩進思作亂囚王立忠懿
王宏徽忠懿王旣立進思勸以殺廢王不可進思乃使
人自害之守者已受忠懿王密戒擊殺之廢王得無恙

於是進思憂患忠懿王陽任之實不用未幾疽發背死
其黨斜汜詆反詞連丞相宏蓋王寢不治而以宏億爲
明州進思之本末如此乃讀其廟碑則曰宏侖暴戾荒
淫公迎其弟立之嘆曰老臣不去族將赤矣謝病不出
王數至第起之不獲分遣諸子渡江而次子得奉化石
樓蓬萊之勝公歸又以錢氏內自相圖不得已復之杭
則已變作發疽而殞其言全然無據廟碑託於龔參政
茂良參政正人不應通鑑俱未之見而作此荒謬之筆其
所云謝病不出卽指謀弑廢王不克之後也其所云內
自相圖卽指宏億蓋皆失其實之辭殆胡氏子孫自作

奉化亦多文獻乃祀此弒逆之人而不知而居然載是碑於志中則可怪也攷成化寧波府志但列靈昌廟而不言所祀之人其後始偽爲碑志以實之淫祀有如此者乎幸明府速斥而廢之庶釐正典禮之大節也

大滌山房祠石齋先生議與杭守杜君

執事守越已新戢山先生之祠并其弟子今守杭而漳海講學之地適在禹航不可以無辨香天假之緣足與戢山俎豆稱佳對往者漳海最愛大滌山川之勝嘗曰大滌吾墓田也斯其魂魄固應戀此明矣竹垞但矜雜博遍考宋時洞霄觀諸公以爲此山之重宋之宮觀其人未嘗至山於洞天無豫也且竹垞所志亦不備如求備則章子厚嘗提舉斯宮矣何以黜之而始于楊文靖公也漳海大儒其寒芒在日星之間顧不之祀而屑屑於提舉諸君亦何爲者

翟參政以資政爲提舉見於晁氏讀書志而竹垞誤指爲顯謨

亦失考斯其事殆有待於執事也某嘗攷大滌高弟曰
餘尚多斯其事殆有待於執事也某嘗攷大滌高弟曰
何先生羲兆名瑞圖卽禹航產也曰呂先生漢憲名叔
倫越產故相呂文安後人也漳海正命門人星散是二
君者抱其遺書居山房終身不出以遺民終其節最高
而世之人罕有知者若祀漳海其配享必取其曾至大
滌者達人莫如陳公卧子以大節也經苑則朱公康流
以學術也風節則卽數二公以能守遺書也更配以金
陵從殉之四公亦足矣大滌函書中所列弟子蓋有本
非弟子而竄名其中者不可不察也故及之

改正成仁祠祀典議示定海令

成仁祠之祀在翁洲爲莫大掌故其與明初祀余闕福
壽之禮同也顧其事行於前令意則善而失之不學妄
採里巷誣誕之言以錄其人故其事僞其官爵僞其姓
名無一不僞居然登之翁洲志中而祠爲謬祠志爲穢
志大决橫水洋之清流未足以洗其玷也其所以致此
者蓋由於黃斌卿之私人欲廁斌卿於祠以毀定西其
時遺老且盡僊言得而持之故今祠中遂以斌卿爲首
巋然居張相國之上而莫有先之者寃矣斌卿旣入於
是翁之聞風而起者妄以長平之國殤相繼闢入尸其

事者不察遂至盈庭冒濫行之幾七八十年後生年少雖有疑之者而不敢言予則謂斌卿之不當入祠也博採諸野史之言而可以了然諸不知名者之妄入也據天子所修明史以黜之而無所置其喙矣爰為議一通以告明府并聞於定之君子

附明史翁洲死難目錄

太傅大學士華亭張公肯堂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武進吳公鍾巒

兵部尚書鍾祥李公向中

吏部侍郎上海朱公永佑

通政使會稽鄭公遵儉

兵科都給事中鄞董公志寧

禮科給事兵部郎中江陰朱公養時

明史但作兵部今據吳少保海

外遺集

戶部主事福建林公瑛

吳縣江公用楫

禮部主事會稽董公

吳江蘇公兆人

兵部主事福建朱公萬年

長洲顧公珍

臨山李公開國

工部主事長洲顧公中堯

工部所正勤戴公仲明

定西參謀順天顧公明楫

諸生福建林公世英

錦衣指揮王公朝相

內官監太監劉公朝

安洋將軍劉公世勛

左都督張公名揚

蕩湖伯阮公淮

